

# 悼念王雲五先生

陶希聖

孟子說：「君子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時之慮。」王雲五先生就是這樣的一位君子。雲五先生終身以商務印書館事業的成敗為憂，同時更以國家的存亡與民族文化的絕續為憂。他自己經歷多少次的一時之患，一次一次都被他堅定的立場與果決的意志克服了。

雲五先生是立德、立言、立功，三不朽的君子。他的德業、學問、事功，全在關係國家存亡的民族文化之延續與更新。

湯之盤銘：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詩之大雅：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」清代末期，廢科舉，辦學堂。上海棋盤街一座印刷所與幾位編輯發行學校用的教科書。隨各級學校普及全國，商務印書館的分館亦遍立各省，固無論已。至其由課本的供應，進而致力學術的推行，則戊戌政變，辛亥革命，五四與五卅運動，北伐之役，皆是這個文化事業發展的契機。張菊生先生倡導於前，雲五先生承擔其事，且始終其事以至於今日。

誰都知道，唐宋之間，佛教之華化，而其華化的歷程，以譯經事業為關鍵。誰都知道，近代中國有西潮之說與西化之論。我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為編譯所的一個編輯，從這個文化事業上，看見了中學之西化，也看見了西學之華化，而縮領其中一個關鍵的一個人就是王雲五先生。

東方圖書館採購西學的圖書雜誌，總發行所亦經理西學的圖書雜誌，其中精華的部分隨時購進東方圖書館。編譯所各部或繙譯或參考西學，編輯為中學的圖書雜誌，由印刷所排印成書，送總發行所，批發各省分館，供應全國各級學校及學界人士讀習參考。中學之西化與

西學之華化，上海商務印書館便是最大的滙兌與交易，化合與製造的工地與廠房。

雲五先生以其遠見與虛心，大志向與大氣魄，擔當這個中西文化融合傳布的關鍵地位。古代軍禮，大將軍領兵出征，王者親手為之推轂。在五四的前後，北伐的前後，雲五先生親手推轂出來的學者、思想家、教育界、乃至政界的人物，不知道多少。他自己只作後勤，不任大將，只打仗，不居功。

但是雲五先生的住宅，從前在上海，現今在臺北，自成一座圖書館，自作繙譯，自有發明，自是一位多產的著述家。

在國家危難時期，雲五先生應徵參政，議事發言則實大聲洪，執筆為文則詞嚴義正。世人共見共聞，無須在此敘述。

近年來，退出政壇，仍總董臺灣商務印書館，兼任故宮博物院及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會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諸職責，而其著述仍源源出版問世。

希望兩度進上海商務印書館，第一次是民國十三年在編譯所工作三年，前已提及；第二次是民國十九年，在總經理室工作，不滿一年。但是我受知及受教於雲五先生者五十五年。我最喜自稱「商務老人」。從前在上海棋盤街總發行所買書，可打折扣；現今在臺北重慶南路本館買書，只須自行聲明老同志，亦打折扣。折扣之事小，這個經歷是永不忘記的。

雲五先生一朝瀟逝，謹以短篇表達悼念之至意。

六十八年八月十四日颱風夜